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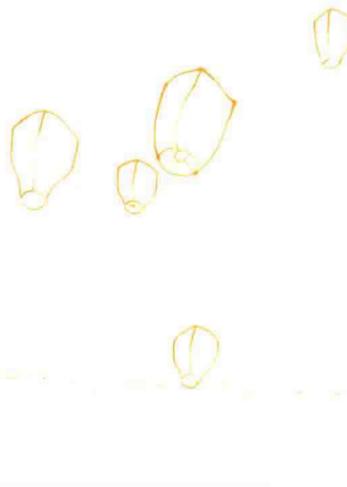
作品

喵陈陈

狐狸叔叔

上册

我喜欢上了一个人，
如果对象不是他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谈恋爱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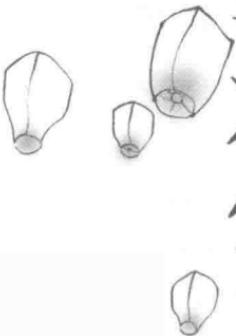
珠玑录

喵陈陈

作品

狐狸叔叔

[上]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狐狸叔叔：全2册 / 喵陈陈著. —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

ISBN 978-7-5399-9774-2

I. ①狐… II. ①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279363号

书 名 狐狸叔叔：全2册
作 者 喵陈陈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
选题策划 王晓萌
责任编辑 姚丽
文字编辑 王晓萌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80毫米 1/32
字 数 371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774-2
定 价 56.00元（全二册）



狐狸叔叔

目录(上)
CONTENTS

第一章 \ 1
长得倒像个好人，一笑就像个流氓。

第二章 \ 31
你逃课出来，就跑这儿发避孕套？

第三章 \ 53
你既然知道她是谁的人，那就更好办了。

第四章 \ 68
他神情柔软下来的那一刻，说不出的好看、
温柔。

第五章 \ 92
这情书背面都当成演算纸了……

第六章 \ 110
十八岁成人礼物，悠着点儿看啊，64G 的。

第七章 \ 125
我不正经的时候你骂我，我这会儿思考宇宙人生呢，你怎么还骂我？

第八章 \ 140
让老司机给你们带带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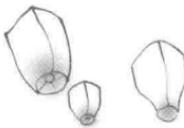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 \ 176
徽哥，你的白玫瑰腿瘸了！

第十章 \ 194
春天来了，那啥的季节到了。

第十一章 \ 210
那个尾音拖得很长，嗓音懒洋洋的，透着
股吊儿郎当的劲儿。

第十二章 \ 237
你是让我坐在那儿，还是坐在你腿上？

第十三章 \ 262
你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？喜欢什么样的男
人？喜不喜欢年纪比你大的？



目录(下)
CONTENTS

狐狸叔叔



第十四章 \ 285
步叔叔，我还有点晕。

第十五章 \ 298
追不追你是我的事儿，答不答应随便你。

第十六章 \ 323
一辈子就一辈子，我说到做到的。

第十七章 \ 337
他眼神是认真的，唇畔有浅浅的笑意，从口型上来看，说的是“我爱你”。

第十八章 \ 354
原来跟他相爱的感觉，是这样的。 333

第十九章 \ 369
纸是包不住火的，更何况是步霄那种燎原大火……

第二十章 \ 404
他希望自己的一生干脆在这一刻全部过完。

第二十一章 \ 428
是他的跑也跑不掉，不是他的他强求不来。

第二十二章 \ 461
他从来都是潇洒不羁、我行我素的，这辈子也就这点柔情了吧。

第二十三章 \ 487
他是她梦境里唯一清晰的面目。

第二十四章 \ 501
鱼薇自语一般说道：“他回来了。”

尾声 \ 524
番外一 \ 535
番外二 \ 550
番外三 \ 561

第一章 / CHAPTER 01

长得倒像个好人，一笑就像个流氓。

人老了便喜欢提及往事，一遍又一遍，每遍措辞都不带改字儿地讲过去的事。

近来，步家刚刚忙完了步老爷子的大寿，才消停了几天，老爷子便开始每天午饭、晚饭时用拐棍儿敲打着地板，跟“不肖子孙”们讲当年上战场的事。

每次都讲一遍他在上甘岭的炮火封锁下，当夜在一个炮弹坑里睡觉，一觉醒来，身边的战友已经被炮弹炸得血肉模糊这件事。

“那炮火砸下来，冲击波震着坑道，我的舌头和嘴都被牙磕破了，吐出来的都是血，还有人就那么活活给震死了！身边儿牺牲的战友，一阵炮火过去就剩个血人了，我连一眼都没顾得上看，他就被震翻起来的土埋了去……”

这天晚饭时候，步老爷子又提起来这件事。时值深秋，院



狐狸叔叔

[上]

中深绿茂密的树叶刚刚被节气刷成了青黄，穿堂风冰冷冷地拂过黑夜里的老房子。

步家当夜回家吃饭的儿女不多，此时只好都搁下筷子听老爷子旧事重提。听了八百多遍的老话配着大座钟的钟摆声，让一家人都沉浸在压抑的气氛里不敢插嘴，直到钟闷闷地敲了七下，门外院内一阵沙沙的落叶声响起，老爷子叹了口气，讲到了故事末尾。

“我的战友老鱼就那么被炸死了，你们鱼叔叔，兴许你们都记得，当初咱们家跟他儿子当过老邻居。我答应过老鱼的，活着回去的话帮他照料妻儿，这两个人我都没照顾好，已经问心有愧了，现在他家就剩两个可怜兮兮的小孙女，我还能干看着？”步老爷子讲完故事，呼吸声颇为沉重。

“爸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您还是再吃几口吧，您最近吃得太少了。”儿媳妇姚素娟听公公说完，劝说起来，谁知甫一开口就被老人家噎了回去。

“吃吃吃！我没见到孩子过得怎么样，我吃不下去！素娟啊，我前些日子跟你说的收养的事，到底能办不能办？你们早些跟我说，别糊弄我一个老头子！”步老爷子重重地把碗摔在圆桌上。

姚素娟平时是个爽利人，肚里有话最不忌惮跟长辈们讲的，此时也面露难色，眼巴巴地望向自己丈夫步静生。后者叹了口气，搁下筷子，轻轻朝她递了个眼色。

老爷子两个月前在花园里打拳时摔了一下，到现在还在坐

轮椅，打那之后脾气就变得顽固且急躁，偶尔朝晚辈们大发脾气，都是姚素娟这个大儿媳在眼前兜着。

姚素娟看见丈夫又把事儿推给自己，无奈地把朝老人家碗里夹菜的筷子收回来，柔声道：“爸，当年鱼叔叔的这两个孙女父母双亡的时候，咱们家就不能收养。大的那个当时就过了14周岁了，人家孩子还有个小姨，这些我跟静生托四弟都问过了的……”

步老爷子听着儿媳妇这么说，坐在轮椅上许久不吭声，两手抵着手杖，低头沉默的样子跟一座雕塑一般。

“听老四说，两个孩子的小姨和姨父都是当老师的，虽然比不上咱家，但人家也是工薪阶层，负担三个孩子虽说是有点困难，但咱们现在不是资助着她们姐妹俩上学呢嘛，每个月都给她们打钱的……”姚素娟看见老爷子安静下来，说话越发有条理了，“这样吧，后天，我去把孩子接家来吃顿饭，您老人家见见就放宽心了。”

步静生看见妻子把事交代得差不多，老爷子竖着的一身毛也被捋平了，这才偷偷摸摸地举筷子夹了一筷素炒绿甘蓝塞进嘴里，扒了口米饭。

姚素娟气呼呼地白了丈夫一眼，然后再次朝步老爷子看去。老爷子的表情明显比刚才更暗淡了。

“唉。”长叹了口气，步老爷子双手握住拐棍砸了一下地板，“我可是答应过老战友的，老鱼他家里就剩这两个孙女了，要是我不闻不问，过几年去地底下我有什么脸见他和惠萍……还



狐狸叔叔

上

有，把这事全交给老四了，你们两口子也放心？糊涂不糊涂！他要是不犯浑他还是老四？”

“嘆……”一直坐在桌子边上憋着没说话的三儿媳樊清捂着嘴笑了。

“哎呀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这监督着呢，四弟最近这些年老实多了，没再到处风流放荡、惹是生非了。”步静生咽了嘴里的饭菜终于开口道。

步老爷子听了这话没吭声，似乎是对小儿子近来的表现还算认可。

“对了，怎么今儿吃饭又不见四弟啊？”樊清一手用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白米，一边用镜片底下一双水汪汪的黑眼睛盯着大嫂问道。

“老四生意这么忙，哪有时间着家，倒是被你大哥那张没把门儿的嘴一说，成了地痞流氓了，也不知道说的是不是自家兄弟。”姚素娟说罢，又瞪了眼步静生。

被老爷子一折腾，这顿饭再怎么吃也不香了，一桌子人都心事重重的。好不容易又劝慰了几句，让步老爷子吃了半碗米饭和几筷子葱丝蒸鱼，全家才算是吃完饭。姚素娟张罗着樊清跟勤务阿姨洗完碗，留好饭菜给高三上晚自习的儿子当消夜，直到回房洗漱睡下，还一直惦记着后天去接鱼家的孩子。

要说老爷子的战友留下的这两个孙女，也是苦命的，小时候没明白事呢就没了爹，老祖母眼看着儿子没了，没过几年也溘然长逝。偏偏鱼家人丁凋零，竟连个靠谱的亲戚也没有，结果前

些年，一手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的妈妈也患癌病逝了，两个孩子就这么成了孤儿。

那两个孩子，姚素娟是见过一面的，印象里是一抹清清凉凉的白，柳枝扶风似的柔，一水儿的江南美人的模样。这会儿想起来，自己也只是当初姐妹俩母亲去世时，在遗体告别厅里远远瞧见几眼，没说过话，也不知怎么记在心里头了。

听说鱼家的大孙女跟自己儿子在一所重点高中，今年一样上高三了……

当夜歇下，姚素娟蒙蒙眬眬间似乎做了个梦，梦里的事大半忘了，走马灯一般的画面是她之前确实经历过的事。

姚素娟在梦里又看见那个跪在灵位前的女孩，有着一双汲满了水的黑眼珠，眼里的神色永远是清凌凌的透明，一眼就能让人看到底，却静得不起丝毫涟漪。她跪在冰凉的地面上，紧接着被她姨家的亲戚一个耳光打翻在地，有人尖声刺耳地喊着：“哭啊，给我哭！你妈死了你不会哭吗？”

那女孩眼睫垂下了片刻，再抬眸看人的时候，眼睛里的神色丝毫没乱，反有种逼人的震慑。

啧，姚素娟梦醒后想着，话也是说给老爷子安慰使的，两个小姑娘留在那样不讲理的姨家，能过什么好日子？

心里一直搁着事，姚素娟这天决定亲自去学校接孩子来家里吃晚饭。

Z中是全市最好的高中，升学率遥遥领先其他重点学校，G



狐狸叔叔

上

G市每年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一大半都是Z中毕业的。姚素娟当年为了让儿子中考发奋考到720分的分数线，可使了不少劲，还好步徽这孩子也争气，真考进去了。

姚素娟昨天等儿子下了晚自习回来时问了句，才惊讶地得知他跟鱼家孙女竟然是同班同学。

“那丫头学习怎么样？”姚素娟最关心的还是高三的孩子成绩如何。

“当年中考全市第一考进来的，你说呢？”步徽这孩子正是叛逆期，跟她说话阴阳怪气的，她交代他第二天放学把人家小姑娘带出来，他也答应得极其不情愿。

G市正值秋末，夜风早就有了冬天的味道，司机把车停在学校门口，车窗降下来一条细细的小缝，姚素娟吹着风等孩子放学。

傍晚时分，学校大门终于哗啦啦地开了，门口涌出来浪潮般的深蓝色校服，是一种无声的压抑，朝人扑面涌来，姚素娟将车窗全部打开，晚风瞬间灌进车里，吹得她长发乱飞。她在孩子里看了半天也没看见步徽。

深蓝的大军宛如浪潮一般渐渐消退成稀疏零星的几小波人群，放学快半小时后，从校门口走出来的才是高三学子。

姚素娟张望了半天，最后瞅见了她给步徽新买的白底蓝色图案的书包，才从人群里认出了他。

步徽最近长身体，个头儿蹿得很快。高三的男孩自带一身不爱搭理人的冰冷，高高瘦瘦、很干净的大男孩，穿着蓝色校

服，浓眉鹿眼，长相清秀，只有挺拔、英俊的鼻梁提前透露出一点男人的硬朗，凌乱微卷的头发显出十足的少年味。

他出了校门，看见姚素娟从车窗里伸出自白而丰腴的玉臂对着自己招手，表情很酷地朝着车子缓缓走来，完全不管身后跟着的女孩。

离得远，姚素娟虽然看见儿子身后跟着个小姑娘，但鉴于校服宽大的款式，以及她一直垂着头的缘故，完全看不清楚女孩什么样貌。只觉得她瘦得有点惊心动魄了，校服肥大的裤管底下那两条腿细得吓人，人几乎撑不起衣服。

匆忙间，司机李师傅下了车，帮她拉开了车门，姚素娟扭头朝车外张望，步徽刚好走到跟前，用低沉的嗓音丢了句“我坐副驾”，就径自从车后绕过去了。

“这孩子……”姚素娟瞪了他一眼，觉得他长大了估计比他爸爸还讨人厌。

因为步徽上车、关门的动作很大，车身轻晃，姚素娟再转过头来看车外的女孩儿时，她已经扶着车门站定了。

轻轻地搭在车门框上的那只手，对女孩儿来说挺大的，长指纤细，指甲圆圆的，被修剪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

姚素娟先是云山雾罩地只看见一只手，过了一会儿，那车外的女孩才俯下身、低头朝车里的自己看来。目光相碰的那一瞬间，她对着自己笑了一下，先开口喊了声：“阿姨好。”

声音清清淡淡的，有种不着痕迹的客气，相当有教养。

那双眼睛却跟姚素娟梦里见的不太一样。或许是因为这会



狐狸叔叔

上

儿含着笑，长长的眼梢微挑起了一个弧度，眸底如被风掠过的湖面般轻漾开了一圈圈柔光。

怎么看都是个乖孩子。

鱼薇上车坐好后，车就开了出去。晚高峰的路上有点堵，车里的谈话一直断断续续的。

姚素娟跟一个孩子聊天也就翻来覆去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先问了她名字叫什么。

“鱼薇。”

“怎么写的？”

“草字头底下，一个细微的微。”

名字是个好名，花儿一般漂亮艳丽，却不知道怎么被她说出一种“微如草芥”的意思，姚素娟问完些基本的客套话就开始聊学习，什么成绩如何、打算考哪里的大学云云。

鱼薇回答的时候语气一直是轻轻的，神态自然大方，但姚素娟总也说不准是哪里让自己觉得不对。虽然这孩子有问必答的，但总觉得她离自己十万八千里远，许多话是说一半留一半，稍微刺探的问题就会被她浅浅淡淡地笑笑回避开。

姚素娟往常脾气直，但好歹是个大人，心里明镜儿似的知道，这是个聪明孩子，完全可以把她当大人看。

这样也好，许多话她稍一点破，鱼薇就知道自己什么意思。

“步徽他爷爷跟你爷爷是老战友，你爸爸年轻的时候跟我

们家也当过邻居。当初你爸妈去苏州之后生的你，这么多年来，老爷子也没见过你一面……但他心里一直惦念着你跟妹妹过得怎么样，让我来接你去家里吃饭。老人家摔了腿之后一直郁郁寡欢的，你等会儿别嫌烦，跟他多说说话。”

“嗯。”鱼薇点点头，态度恭谨地回答道，“阿姨您放心吧。”

姚素娟这才心知她伶俐剔透，话点到为止，彼此都懂，该说的、不该说的这丫头心里有杆秤的。

再瞅瞅她那个儿子，上了车就一直玩手机，顶着个榆木脑袋，难怪老爷子不喜欢他，嫌他烦人，家里养的狗见了他都喜欢多吠几声。

“以后这就算认识了，有什么事直接来找我就成。之前都是四弟找你们姐俩的，别跟他客气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他一个叔叔辈儿，尽管使唤他。”姚素娟话说得差不多了，这才放下心，笑着跟鱼薇闲聊起来，“他人是有点儿不正经，哪天要是办事不利索了，你给我打电话我骂他！”

姚素娟看见鱼薇听见自己的这番话，似乎愣了愣，表情有一瞬间的入神。

鱼薇这孩子的肤色太白皙了，几乎到了透明的地步，血管脉络隐隐露出一抹浅青。此时车窗外落日的余晖在她脸上打了一层淡红，鼻尖滑到下颌的线条被明亮的光一照，没入了光线里，使自己看不清她的神情。

“步叔叔……他今天也在家吃饭吗？”鱼薇回了神，语气



狐狸叔叔

上

依旧客气而谨慎。

姚素娟听鱼薇主动问问题，这还是她上了车之后第一次。

果然还是老四跟她亲近一些，毕竟她妈妈去世之后，全是四弟去她姐妹两个那里走动、帮忙的。姚素娟笑了笑说：“谁知道他，早晚不着家的人，见他一面比见外星人还难。”

“谁说的……”一路上不吭声的步徽竟然开口打断母亲的话，“四叔下午给我打电话了，问要不要来学校接人，我说你来接，他才没来的。”

“哟，他倒是有良心了一回，还没有机会表现！”姚素娟笑着，轻轻拍了下步徽副驾驶座椅的椅背。

沉默中，鱼薇听见步徽话里“四叔”那两个字，黑透的瞳仁轻轻晃动了一下，视线有点恍惚地回落到车窗玻璃上，却瞬间被夕阳的光刺得眯起眼睛。

她只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开始融化，热热的，却又憋得胸口隐隐发闷，似乎是紧张，却又像是安心。

步家宅子靠近江边，又傍着山，临近G市繁华边缘，附近有个风景区和鱼塘，风雅安静，适合养老。

要是说座傍山别墅也不贴切。步家这座房子是典型的“门”字形两层老楼，造型结构和内部装修都是古朴的中式，远看上去很低调，走进去才能发现五脏俱全、高雅别致，从黑色雕花铁门进去后，是个花园，步老爷子摔了跤不能走路之前最喜欢捣鼓花花草草，现在是专门请了人来修剪打理的。

姚素娟接孩子回到家时，太阳仅剩一线红光，眼看就要西落。

一进门，一只黄毛的土狗就飞扑过来，朝着步徽龇牙吠叫。这只狗是只很寻常的土狗，兴许有点串，看不出品种，嘴短耳尖，面露凶光，长得也不漂亮，再加上狂躁地低吠，俨然一只狗仗人威、寻衅滋事的恶犬，惹得步徽追着它狂奔，最后一人一狗摔在草地上打闹起来。姚素娟根本懒得理他，任儿子胡闹去了。

此时，做饭的赵阿姨跑来说老爷子等在书房准备见人，吩咐下来说要先跟孩子说会儿话再开饭。姚素娟无暇过问别的，急匆匆地领着鱼薇进屋。

进屋时，步静生坐在客厅看报纸，樊清看见门口进入忙起身迎接。

“来了。”樊清走过来招呼鱼薇，对她笑笑点点头，步静生听见动静也赶忙放下报纸。

眼前这个出现在家里客厅中央的小姑娘穿着跟步徽一样的校服，却显得比青春期正在蹿个头的男孩还瘦削，深色校服袖口里露出的手腕细得触目惊心，一抹白。

但怎么看，这丫头的步态和神情，都妥妥帖帖的，极其有礼貌、有教养，留着一头乌黑的短发，两侧的碎发被拢到耳后，也没有刘海儿，利落地露出白皙素净的一张小脸，眼睛水灵灵的，怎么看都讨人喜欢。

“这样，也别叔叔阿姨地叫了，就跟着小微的辈分喊吧，



狐狸叔叔

[上]

这是三婶和大伯。”姚素娟草草地介绍了一下。

“三婶，大伯。”鱼薇认清楚眼前的人，打完招呼，还没来得及停脚，便被姚素娟拉着手朝二楼走去。

“哎我说，你也让人家孩子歇歇！”步静生看见自己老婆匆匆忙忙地消失在楼梯转角的身影，梗着脖子冲楼上喊也没被搭理。

步老爷子的书房里已经被最后一抹夕照涂上绯红色，雪白的四壁和书橱上，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书脊都融化在了落日余晖的瑰色中。

姚素娟敲门时，天幕远方最后一丝红正在缓缓被深蓝的冷色调所吞噬，天快黑了。

“爸，我把鱼叔叔的孙女带来了！”姚素娟轻轻推开门走进来，神色愉快地说道。随着她的脚步走近，门外又脚步轻轻地移进来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正在书桌前翻阅着晚报的步老爷子闻声立刻摘下老花镜，眼镜绳垂在胸前晃了晃。因为台灯开了，他有点看不见刺目的橘色灯光后深埋黑暗里的那个孩子，于是赶紧伸出手拧上了台灯开关。

随着灯光渐渐弱去，全身一色黑、安静地站在那儿的身影一点点变得清晰，像是脱离暗影慢慢被光明上色的一个轮廓。

步老爷子这才看出她的校服不是黑色而是深蓝的，头发是乌黑的，脚上那双白球鞋穿旧了，码数似乎也不大合脚，但刷得很干净，一丝脏污也没有。背上的黑色书包也用得很旧了，几乎